

## 生命之树

□陆汉洲

秋天,是个美妙的季节。尤其当你走进郭中良用二十多年心血造就的十四个鸡爪槭繁育基地,如同走进了色彩斑斓的梦幻世界。那片春夏两季的绿色海洋,一到金秋时节,仿佛被从天而降的魔术大师,幻化成神奇的色彩。这是一片郭中良种植的生命之树。

郭中良是一名出生于启东市近海镇东进村的退休教师,曾两度身患癌症,2002年退休后开始种树,至2021年,他拥有的三千八百余亩小叶鸡爪槭已成为单品树种全国之最。各种荣誉纷至沓来,他为南通、启东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和建设美丽乡村作出了贡献。

初次结识郭中良老师,便感觉他对种树是那样的投入。都腊月廿三了,年味越来越浓,可他比太阳起得还早。那天,太阳刚刚出来,郭中良的车已到了我小区道口。我们直奔位于久西村和建群村的王鲍镇苗木基地。别看郭中良年近八旬,开车却像年轻人那样利索。他说他如果退休前不赶紧学开车拿驾照,或难以成就这番事业。他的苗木基地除了天津和扬州等地外,仅启东的苗木基地,就遍及王鲍、南阳、汇龙、海复、近海等乡镇的十多个村庄——纵横大半个启东,兜兜转转走一圈,就是二百多公里。

郭中良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他南阳初中毕业后回乡,成为启东扎根农村的知青典型,被抽调赴海安社教工作队,其间光荣入党。之后,当了几十年教师。但他执意不办“农转非”,退休后,他回到生活的原点——结缘乡村故土。

退休那年,郭中良刚提出种树,不被众人理解——“你和袁老师的退休工资足够老两口安享晚年的了,还创什么业?”有人说他“不是种树,是做梦”。郭中良笑着说:“做梦好啊!‘梦’字上边一个‘林’,下边一个‘夕’,我的梦不就是晚年种树吗!”

郭中良的执着和坚持,谁也挡不住。创业之初,郭中良种了一百多亩九十多个品种的树,成活率仅百分之五。他摸索经验,继续前行。头两年,种树总共损失六十多万元。接着,他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加上二女儿琪华的资金支持,第三年又投进去一百多万元。中国有句古语:行百里者半九十。这一年,郭中良终于成功种出二百多棵鸡爪槭,并正式注册成立了启东市奥林苗木园艺场。

鸡爪槭一年四季各具美感:阳春三月,用一抹清浅的嫩黄给人以喜悦;炎炎夏日,呈一片墨绿给人以清凉;金秋季节,以姹紫嫣红迷醉八方游人;而树叶落尽的冬季,那份质感也让人身心安详。鸡爪槭颇具经济价值。八年前有人估算,郭中良拥有的鸡爪槭,至少有六亿元身价。

郭中良种树的影响超越了国界。从2009年起,郭中良每年都要前往欧洲和日本,考察和研究发达国家的城市绿化、园林建设。过去,国内许多别墅绿化、城市公园、社区绿地高品质、大规格鸡爪槭均要从日本进口。如今,这一状况正在改变。2018年6月青岛“上合峰会”,各国元首途经的景观大道,就选择了郭中良苗木基地的精品鸡爪槭。接着,又落户“2022北京冬奥会”主体育场——北京鸟巢。

2010年秋,日本专家在考察郭中良鸡爪槭苗木基地过程中,不禁向他伸出了大拇指,说像你这样一位无学历、非专业的古稀老人,能取得如此卓越成就,少有。

经过十多年打拼,郭中良成了绿化名人,许多媒体人提出同样的问题:“郭老师,您选择种树的初衷是什么?”

2019年初夏,在近海镇杨香圃村鸡爪槭苗木基地,郭中良给我讲述了脚下的这一块土地由海成陆的沧桑历史,先民们开疆辟土百折不挠的拓荒精神,无数先烈为建设新中国的崇高追求,这块土地上纯朴的乡亲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片土地上传统习俗中生态观念的精华与糟粕对绿化事业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还有人们在健康危机的警醒中开始对生存环境有所敬畏和反思的典型案例……

细细琢磨这些故事,无不体现郭中良种树的初衷,无不凸显他当年面对党旗庄严宣誓的赤诚之心。

退休前,郭中良曾动过一次结肠癌手术。2012年9月,他第二次身患绝症。在上海动完前列腺癌手术,伤口刚愈合,他就要求出院。那天,当他看到窗外耀眼的阳光,便对老伴说:“鸡爪槭开始转色了吧!”袁老师带着笑说:“园艺场的事有琪华呢,你就安心养病吧!”“听说化疗会把健康的细胞都杀死的,我就不做了。”

袁老师知道他的心思,便温婉地说:

“行,我们明天就回去!”

那一棵棵苗木,犹如郭中良一个个可爱的“孩子”。当他回到苗木基地,就像回到了温馨的家园。他虽然身体削瘦,然

而,一旦徜徉在绿色的空气、清新的“孩子”们中间,他的心情格外愉悦。他忘记了病痛,病痛似乎也忘记了他。

数亿元身家的郭中良,六年前便是全国三农“十大致富榜样”。但他始终生活低调、简单,如今,车子、林子,依然是他的办公室。他在苗木基地不停地奔波,就是为了感恩党的好政策,以爱心践初心,用奉献显担当,造福一方百姓。二十多年来,他付给当地农民流转的地租费达四千五百多万元,每年付给苗木基地打工的当地农民的劳务费达四百多万元。他资助的三十多名优秀贫困生,有的已成国家栋梁之材。得益于他创建苗木基地的十多个村庄,一个个绿树环绕,环境优美。

郭中良倾情的绿化事业,也是生命的接力。七十八岁那年,他说我再活二十年,也有个接班问题。2006年,二女儿琪华从美国学成回国,投资种树,援手父亲一起创业,接力追逐美丽的绿色梦想。绿化事业在不断做大,郭中良的绿色梦想也更加远大:2020年5月22日,启东市慈善基金会“郭中良慈善基金”正式创建。2023年7月,郭中良被江苏省委宣传部授予“最美基层共产党员”称号,对他退而不休、种树育人的道德模范作用进行了表彰。

郭中良的绿色梦想,诠释着他对生命的执着追求。

## 江海采风



我爱小船 袁建摄

## 坐着地铁去卖菜

□明前茶

## 岁月物语

## 静的况味

□陈银龙

友人发微信,说静是一种品格,是一种尊严,是调节人的精神的法宝,静,可以沉淀浮躁,可以过滤浅薄。我觉得很有道理,便将此信息转发出去,一同学看后回我说,静固然好,但在浮躁的现实中静不下来呀!是的,现实很残酷,追逐名利,弄得人喘不过气来。眼睛一开,忙到熄灯,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更有那家庭琐事、市场竞争及人际关系的繁杂复杂,让人变得越来越浮躁。对此,我给那位同学回复了以下内容。

一、学会闹中取静,把浮躁作为静的陪衬。南朝诗人王籍在《入若耶溪》中有“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句子。诗人认为一两声“蝉噪”“鸟鸣”,反而使山林愈发显得静寂了。他深谙动静之间的辩证关系,懂得“寂静之幽深者,每以得声音衬托而愈觉其深”的道理。现实中的种种浮躁之音,犹如蝉噪、鸟鸣,我们不去理会,不去触碰,便不会内疚,不会抱憾。

二、耐得住寂寞,皈依自然,用平常心对待一切。宋代词人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中的“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正是这种意境的写照。在别人的作品中,一叶扁舟与大湖的形象对比中,往往带有“小”“大”之间悬殊、对比的意念,而张词表达的却是他如鱼归水般的欣喜。在如此广袤浩渺的湖波上,在如此神秘幽冷的月光下,词人非但没有常人极易产生的陌生感、寂寞感,反而产生了无比的亲切感、快意感,这是一种物我相悟、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包含着“众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负。只要保持人格的纯洁和思想的达观,一切风雨终会过去,一个澄澈空明的“心境”必将复现。

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是王维《终南别业》中的两句诗,他告诉我们,人生不应灰心,即使人生走到山穷水尽之时也能有闲心看白云悠悠;面对逆境,也能看行船流水,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在生命过程中,不论经营爱情、事业、学问等,勇往直前,后来竟发现是一条没走的路,山穷水尽的悲哀失落难免出现。此时不妨往旁边或回头看,也许有路通往别处;即使无路可走,往天空看吧!虽然身体在绝境中,但是心灵可以畅游太空,自在、愉快地欣赏大自然,体会宽广深远的人生境界,不觉得自己穷途末路。如果用这种诗境来看待,就会处处有活路,浮躁之念定当一扫而光。

四、“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唐代诗人常建的这两句诗,告诉我们要有“常乐我净”的宗教境界。进入这一境界之后,仿佛万物之音都归于消匿,回到原初的大荒,来于静归于静,唯有那悠扬洪亮的钟磬之音,把整个世界都包容成一体,将人带入忘尘绝俗,纯净恬怡的永恒禅境!这时,心必然是静下来,感悟静是一种境界,如我现在独坐屏前,倾听音律里缓缓流淌出来的似水音乐,用鼠标描摹平静的呼吸!领略静是一种素养,学会放弃,在恰当的时机转身,就会少了很多负累,多了很多内涵,学会用纯净的双眼观察社会,学会用平静的心态理解周围,平静做人,平静做事,便能心静如水,心情如水……

静,真的很美,很有况味!

那天清晨,为返回主城区上班,我坐了最早的一班进城地铁。进地铁车厢时,但见前面一根扁担离我的面门只有十厘米远,为了安全,在开门的那一刹那,我赶紧握住扁担头,向上一抬,就这样,我和挑担子的老人前后进了车厢门,找座位坐下。停车的十几秒内,车厢里呼啦啦涌进了六七位赶着到城里卖菜的老人,每个人都穿着橡胶球鞋,卷到小腿肚子上的裤腿因为黎明起菜的缘故,上面沾满草屑和泥点子,还被露水打湿了半截。

在我前面上车的这位老人冲我憨憨地笑,他说:“好心的姑娘,上车你托了我一把,肩头一阵轻松快呢。”我有点惭愧,便与他攀谈起来,问他菜可是自己种的,这是要挑到哪里去卖?这一问,就打开了老人的话匣子。老人说他是溧水的菜农,今年83岁,去城里卖菜要倒三趟车。这几年,村里原本种菜的田地纷纷流转到种植大户手里,有的成为西瓜田,有的成为果园子,还有些一下雨就淹的低洼地,干脆被挖成了养鱼虾的池塘,能种菜的地方自然就少了。好在年轻人都去了城里打工,留在乡村的也多是当了爷爷奶奶的人,他们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开荒种菜,自己吃不了,就能挑到城里去卖,还能补贴家用。

“三天不挑担,人就筋骨松散,一个月不挑担,那就成老废物了。”老人家骄傲地露出小腿给我看,劳作确实在他的小腿肚上留下了坚实的爪子肉,他挑着两大箩筐菜上的车,一边的箩筐里放着南瓜,黄瓜,辣椒与茄子,另一个箩筐,中间放着一个白色带盖儿的大塑料桶,周围整齐码放一把把空心菜,从底部堆到桶盖周围。老人让我看他用鸡粪沤肥养大的蔬菜,黄瓜是弯的,茄子

有粗有细,南瓜有黄有绿,辣椒有红有青,一看就是那种“十边地”上种的鲜活菜蔬。老人形容说:“我这菜,下油锅一烧就熟,撒盐一拌,就生脆,都是你小时候的味道。”他接着感叹道:“老了,挑不动了,从前能挑100多斤,如今只能挑六七十斤了……”他的谦虚里透着骄傲,我夸赞说:“83岁了,还有这把子力气真的了不起。”

老人像得了表扬的孩子一样笑了,他不好意思地讲明上城卖菜的真实目的——乡下难得有牛肉卖,也很少能吃到那种劲道的拉面。等卖完了菜,老人就可以去面馆享受一海碗喷香浓郁的牛肉面,一定要多放香菜!他又笑着说,“以前想不开,自己带着大饼和开水,路上吃。到了80岁,终于想开了。进城卖菜我就当旅游了,要是还有时间,我就去玄武湖鸡鸣寺逛逛。”

有一回,他在玄武湖玩到天黑才回家,被老婆骂:“日头掉进湖水里有什么可看的?日头每天都像咸蛋黄一样落下去,你还特地跑到城里的公园去看!”

老爷子笑道:“老太婆一辈子都埋头弄菜地,我怎么能跟她讲明白,日头落下去,在水边,在山里,在自家的菜地上,那都是不一样的,下次换老太婆来卖菜,让她也看看城里的新景象。”老人满脸宠溺地笑了,说老太婆还敢一个进城呢,她总疑心挑担卖菜,城管会赶人,会卖得提心吊胆的。常来城里做小买卖的人才知道,如今也是文明执法了,要是摆摊的地方有什么不对,人家一般都是先敬礼,后劝说,改了就行。

进城买菜的机会多了,老人也有了一点经验,都是找菜场附近的小巷子摆摊,菜场的摊位费太贵,他也不是每天都进城来卖,不合算,在小巷子里摆摊,附近

的老年居民很喜欢,他们打开窗户来就能买。年纪大的买菜人,对老年人也体谅,一看卖菜人的年纪比他们还大,有时还硬要把刚买的油条塞给卖菜人吃。

坐着地铁去城里卖菜,尽可能不带秤。老人给我看她准备的菜:豇豆、鸡毛菜、辣椒都扎成了小把,黄瓜五块钱四根,大的和小的都搭配好。而被空心菜环绕的白桶里,装的竟然是煮熟的菱角。老人打开桶盖给我看,果然一股熟菱的清香。老人的背包上拴着一个掉了瓷的大号搪瓷缸子,他说,就用这缸子舀出菱角,一缸6块钱。老人下车时,我跟她一起出了车厢,在站厅里,我买到了乡村大灶上烀熟的老菱。老爷子留微信给我,嘱咐:“下次担着熟花生到城里来卖的时候,我给你留信儿,你就到约定的站头上来买。卤水花生就酒,天堂隔天就有。你们城里人哪有工夫刷洗花生上的泥?我们都是担到流动的溪水里,用卵石围起来洗的。”

讲完,老人就挑上担子赶着出站了,他一只裤腿高,一只裤腿低,经过这一路的长途跋涉,他的神情有一点疲惫,可也有一点期待和亢奋,卖菜赚得的钱,可以吃牛肉面,可以听戏,也可以从城里买杯奶茶回去给小孙女喝,这是他选择的生活,83岁了还能掌控自己的生活,令他满满的自豪和笃定。他说过,靠儿女不如靠自己,这番朴素的道理,这番身体力行的劳作,剔除了他所有的贊美和伤愁,令他的晚年依旧如此精神昂扬、志得意满,难道这不是值得快慰的人生吗?

进城买菜的机会多了,老人也有了一点经验,都是找菜场附近的小巷子摆摊,菜场的摊位费太贵,他也不是每天都进城来卖,不合算,在小巷子里摆摊,附近

## 情感驿站

## 塔吊上的母亲

□许应用

车开到工地上,一眼就望见了母亲工作的塔吊。待我们从车里下来,母亲已从高处探出头,一个劲挥着手。上头的风大,声音断断续续的,到耳边已经很模糊了,但能感受到来自几十米高空的激动心情。

母亲与塔吊为伴,有好些年了。常常在不同的工地跑,最远到过离家上百公里远的阜宁,一个人在那儿生活了近一年,苦和累自己受着。有次发语音过来,问:“儿子在干吗?”我当时正和朋友吃饭,没来得及回复,等醉醺醺回到住所,已经很晚了,打开手机,是母亲留下的语音:“儿子,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尽量少点应酬,身体重要。妈妈也没什么事情,就是好久没跟儿子通话了,很想儿子……”我一下子意识到,正值寒冬腊月,天寒地冻,塔吊上又没有取暖器,母亲这是白天吃苦,晚上想跟儿子说说暖心热乎的话啊!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那一刻,满是愧疚感。

开塔吊本是男子汉干的活儿,但母亲为了家里多一份像样的收入,就花精力去考证,为了多一分成功率,不计酬劳跟在师傅后面实习。她有次开心地对我们说,师傅夸她是学得最快、操作动作最标准的学徒。而那时候,她已经快五十了,脸上自信而又骄傲的神情看着既让人心疼又令人羡慕。

我老家那儿,凡是提到母亲,没有不竖大拇指的。“在窑厂时候,你妈妈一手拎着水桶,一手抱着你弟弟,有使不完的力气。”在我小时候,镇上不止一个人跟我说过这个场景。那时候父亲带着村里不少人南下包了个窑厂,而作为“老板娘”的母亲,带头吃苦的劲头着实感染了许多人。后来窑厂不景气,回老家找临时工做,那干练无比的精气神从没丢下。几十米高的窗户,她可以镇定自如地爬上去擦拭,上百斤的水泥,她搬得比三四十岁的人都要利索;去农场捡棉花,她每次也都是完成得最好的那个。有人这样开她玩笑:“你总在男人队伍里混,跟我们抢饭碗。”母亲每每笑着回应,如果再多一点像我这样的女同志,哪里还会有你们干活的份儿!

母亲总怨自己不识字,否则这辈子也不会在力气活儿上上腾那么多精力。但她也怨我的“识字太多”,为啥要把自己弄得那么累?整天对着电脑多耗神,看来看去太多也不是好事嘛。她有时候显得很着急,我每次一回老家,她总让我多出去玩玩,“三令五申”不允许再整天抱着书了。让我哭笑不得。

母亲虽出身农村,却是个爱美之人,也很有生活情调。表嫂家开了个美容院,她是那儿的常客。“都快做老奶奶的人了,还美容哩!”有人问她,“那怎么了,我漂亮是我自己的,不干旁人事情。”母亲的神情显得倔强而可爱。最近流行的抖音软件,母亲的脚步也跟得紧紧的。有天她在家族群里很“生气”地宣布,要跟父亲绝交,因为父亲拒绝与她合拍视频……

母亲在新的工地上,已经干了快半年了,每次跟她聊天,我总会说你不要再这么辛苦了,下次不准再接工地的活儿。但每个工程一结束,她总马不停蹄地奔向下一个工地现场。“等你结婚,我安心在家带孙子,就不干活了。”这是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但这一次,她却没说,可能是我已经被她期待得太久了,知道说了也无大意义。

一家人在工地附近找了个餐馆,母亲在我们到来的兴奋中又略显疲惫,天气忽冷忽热,就在上个月,她病了,连续挂了十多天的盐水。那一刻,母亲很安静地半倚在父亲背上,凝神听我们聊天,又像是在想什么事情。一向那么有参与感的“女强人”,安静下来,很不习惯。

记得去年冬天,我在网上给母亲定了个暖手宝,怕她在塔吊上太冷。她开心得像个孩子,向全世界宣布儿子有多孝顺。越是这样,我越觉得亏欠母亲的越多。

想起十几年前,在我还读小学的时候,母亲刚从南方回到老家,开着摩托车接我放学,我小心翼翼地靠在她的背上,阳光特别暖和,我轻声地叫了声妈妈,她没有听见。我心里想着,以后的十年、二十年、几十年,我多了一个可以叫妈妈的人了,真是件幸福的事儿呀……

## 织锦

□青弋

想养猫的心日夜长大到身体已装不下时,我就行动了。

同事介绍我去领养了一只一岁的英短蓝猫,胖墩墩的,打过疫苗也做过节育手术。蓝猫从前在猫界也能跻身于贵族,现在落魄了,人称“蓝胖子”。虽无意倾向于品种猫,但是这只猫样样齐全省事。

于是,我和先生商量了一下,就是它吧,一身灰、呆萌的蓝胖子虽然不是很美丽,但性格不错,摸上去手感好。于是,做好一份猫试卷后,成功击败另一个领养者,猫就归我了。买好猫粮、猫砂、猫窝等关于猫的一切物什,等猫来。

猫的主人叫织锦,她发了地址让我去看猫,看看有没有眼缘,先培养一点感情,然后,她过几天再送猫上门。我问她为什么不可以把猫直接带回,她说因为之前有人把猫领回家后,过几天猫就消失不见了。她要为猫宝宝找一个真心爱它的主人。

织锦住的地方很偏远,地铁加出租车辗转两个小时才到。织锦是个剃着板寸头、头发根根立着、瘦瘦小小的姑娘。她带我走进小区,这里都是农村私人别墅群。院子里有丝瓜垂满藤架,有拳头大的石榴挂在枝头。还有一对老人,正在摘院子里的青梨,堆得满满一筐。颇有“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田园风。

我赞叹道,你这环境真好。织锦说,我租的。上了楼,才发现,三层别墅被分割成几十个房间,楼梯很脏也没有打扫。进入她的房间,十多个平方米吧,干净整洁,几只猫都在睡觉。碗里有猫粮,猫的专用饮水机正汩汩地流着,一只花猫被我吵醒后跳下桌子来喝水。她一共捡回来五只流浪猫,